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第七十八回 呂軍師三敗誘蠻酋 荊門州一火燒佞賊

呂軍師要進取荊州府，未審虛實，乃命綽燕兒前往察探情形，諭之曰：「一要得實在軍機，二要知民心向背，三要覘文武協和與否。不論遲速，真則有功，謬則有罪。」燕兒遵令去了。姚監軍及諸營軍將，皆已渡江而來。軍師隨出城擇地屯紮。姚襄稟道：「襄陽屬縣大都降順，近處錢糧皆憶提貯府庫。」軍師道：「襄陽財賦不多，河南已奉恩益，難於接濟，在目下籌餉為第一，攻城次之。此去安陸府只兩三隻和途，地方饒沃，十倍襄陽，且係僻地，從無重兵屯守。汝可領本部軍馬，再點一千鐵騎，命董燾、董翱為先鋒，疾走安陸，以聲勢恐喝之，彼必不敢抗拒，既降之後，即令該府將各屬錢糧，陸續解交樊城軍前聽用。倘其間有意錢，飛報定奪。」姚襄隨於本日點將發兵去訖。

未幾，燕兒回來繳令，稟道：「荊州知府姓李各諒，兵備道姓馬名興，係建文帝罷斥之人，燕王物地起用。做官貪委異常，民心抱怨。守城主將都督吳庸，兩員都指揮，一名馬雲，一名崔聚，皆係燕藩宿將，與文官都是同類，甚相和洽。又一個先鋒，姓古，渾名叫古怪相，小一耳，缺一目，鼻孔亦止左邊一個，鬚毛卻止右邊一撮，手足皆一長一短。向第江洋大盜，與同伙相爭，投充在營的。說他有萬夫不當這勇，未知果否。」

至於士民之心，向背未定。聽說關老爺廟中周將軍所持大刀，向來極有靈驗，若嘯一聲為勝兆，嘯兩聲是破城之兆。今者不聞得有嘯聲，還在那觀望。倒是城外紮下十來個大營，奉姚廣孝調取僇人、僮人、佞兵，見有二萬餘了，說還有得來，要他們衝頭陣的。看這些蠢賊，都不怕死，倒也利害。」軍師道：「探聽得甚好。」即下軍令：每日諸將各操本營軍馬，候不時發兵。

忽報姚襄回來，稟見軍師，說：安陸府城守都司缺員，我兵才到界上，該府便出迎降。各屬亦次第效順。獨有荊門州、當陽縣兩處未服。該府說署州事是荊郡通判，待著府佐，向多抗拒，不服提調。當陽是州所屬，起止由他。若取荊郡，這裡去必由荊門州，所以小將旋師復命。軍師道：「楚人多詐，今兩郡甫定，汝可暫任安襄監軍道，督理餉事。我則安心前伐荊州矣。」姚襄拜命，自帶本部軍兵走馬上任去了。

軍師卻往來於襄樊之間，登峴則尋羊祜之故跡，攬習池而訪山簡之遺蹤。偶逢會心，便揮毫題詠。茲記其習池詩云：一從山簡沒，便覺習池衰。

水涵魚飛去，苔荒燕吸來。

酒徒今日到，笑口為君開。

何處銅鞮曲，遺風亦右哀。

又羊祜廟詩云

羊公遺澤盡，峴首不成游。

荒廟行人過，殘碑少淚流。

江歸漢口大，山人洞庭愁。

尚有前朝柏，風聲直似秋。

諸將佐亦各閒暇，日與部屬較射穿札，投石超距以為樂。

一日沈珂運餉來見。軍師諭道：「兵士勞苦，汝定能遠遠至荊州：以後只到襄陽，交與姚監軍轉運，庶道里各半，勞免均平。」沈珂遂向出師日期，軍師曰：「兵法：守如處女，出若脫兔。未可預期。」

轉瞬之間，忽已八月有五日。軍師密遣綽燕兒再赴荊州，剔探僇佞情狀。至十三日五更，卒然傳令：「賓鐵兒、曾彪、董翱四將，點輕騎二千，不帶弓矢，不穿甲冑，於今日酉刻發兵，限十五夜半子刻，要拔荊門州。逾時者斬。若有賊人對敵，不在此例。」四將大喜，遵令去了。又自率劉虎兒、阿蠻兒、楚由基、瞿離兒將，帶鐵騎二千，於戌時進發。郭開山、俞如海督率大軍，於十五清早起行。

樊城至荊門，約四百里，總是山路，大半無人煙。董燾等一夜已走有二百七十里。遇見兩三人在嶺頭下來，董燾命軍士拿到喝問：「你們還是要死要活？」三人面面相覷，只叫：「大王饒命，我們身邊一個錢也沒有的。」董燾笑道：「是良民了。我且問你，到荊門州還有多路？城內有多少兵丁？前去有幾處塘汛？實說了有賞。」一個老年的兢兢答道：「到州只有百來里路。州裡張太爺比完了錢糧，明日就要回府，帶著五六百兵馬來管押銀扛，都要去的，是個空城。過了這個黑松嶺，十餘里就是半村嶺，有百十多人家，二三十塘汛兵住著。今朝只有七八個在那裡，其餘俱回家下過節了。再去都是荒山，連人也沒有的。」董翱問：「你們從那裡來呢？」答道：「完不起錢糧，昨日到州去挨板子的。」董燾道：「此是實話。」命賞他銀一兩。

三個人都說：「我們沒福，不敢要大王爺的。」爬起來逕走了。

賓鐵兒道：「他道我們是打劫的銀錢哩。」董燾道：「上了嶺，敢被他們汛兵望見就漏了聲息了。且在這裡住下，待晚些兒，我們四人驀地闖去，將汛兵殺卻，然後前行。倘有過去的人，且不許他走。」曾彪道：「還是將軍的智好。」

等至酉刻，賓鐵兒等四人卸了戎裝，各帶暗器，一逕過了黑松嶺，走到半村嶺上。那五六個汛後見是生人，便喝問：「是怎麼人？」賓鐵兒早掣出銅鞭，攔腰掃去，已打翻了四個。曾彪接著動手，頓時了當。營房內又走出兩三個來，被董燾弟兄迎上去，一斧一個。又搜到裡面，牀底下捉出一個小年紀的，也一刀揮為兩段。那些山村人家，都頂著門，頹躲得沒影兒了。

賓鐵兒就去招呼人馬，乘著好月角，直抵荊門州城下。連更鼓之聲也沒有。四將帶領著百來個勇士，緣城而登，砍開城門鎖鑰，放進大兵。門軍驚醒了，還糊塗塗塗的問道：「兀的誰喧嚷呢？」賓鐵兒一頓砍完了，仍閉了城門。趕至州衙，殺入去時，張通判大醉鼾臥，方被左右喚醒。爬將起來，如煎盤上螞蟻，無處可走，匿在樓梯背後，被軍士搜著綁縛了。諸將知道城內已沒有了百姓的，見一個，殺一個，不曾留得半個。天大明瞭，四將會齊在州堂。軍士又活拿到一個官兒，說是當陽知縣，昨晚陪他賞月，今日也要回去的。不多時軍師已到，見諸將功成，各褒獎了幾句。隨將張通判棄市，當陽縣點革。

次日，綽燕兒回來稟說：「僇、僮、佞共四萬多，最強者第一佞兵，他們總不受人節制。只是那三種前來廝殺，若克復了一州一縣的城池，就全要這一州一縣的錢糧。若不肯時，便要放槍。城中賊將不敢專主，去請命於姚廣孝了，這個時候大約已有定局。」軍師遂附耳與綽燕兒說了好些旅順，取一個小小包裹給了他，又如飛去。隨謂董參軍道：「汝屢次問我軍機不秀者，汝知之乎？用後之道，譬諸弈棋，全局之形勢，雖素定於胸中，而落子之機關，則應變在於頃刻。今當如此如此而行，方可了當這四萬凶徒。所需硫磺礮硝與藥物，都有備的。只柴與酒，要整頓起來。此係重任，交會與汝去料理。」

次日，郭、俞二將統率大軍到了。軍師傳令：「有向日犯罪應斬的九人，可速押來勘問。」俞如海就頃刻押到。軍師問：「汝等罪應斬否？」皆應道：「軍師賞罰，至公至明，更無他說。」軍師道：「如今有個絕好的死法。我欲用汝九人為戰將，若敗而死，給白金一千兩，養活家口。若願子弟做官，能文者補文職，能武者補武缺。若敗而不死，盡免前罪，或充伍、或歸家，各聽爾等之便。」軍士皆欣然齊聲答應。即命各給全副披掛，並槍刀馬匹，分隸在劉超、楚由基、瞿離兒部下，每將各三名，密授臨敵秘計，如此如此而用。各領輕騎三千，劉超先得，由基次之，離兒後進。雙密諭俞如海：「汝領後一千五百，離城十里紮下寨柵。」董燾、董翱領兵一千五百，屯於城內，亦各授以臨時秘計。餘將佐皆隨軍師駐紮。又令曾彪率領五六十個善爬山的軍士，扮作樵夫，分散遠近峰頭，往為控信報息。

且說第一隊三千兵馬，劉超令三個應死的小軍，披掛整齊，都打著先鋒旗號，自己卻在後面押隊。行夠一日，出了山口，殺奔

荊州郡來。遙望見大路上有十多個營寨，盡是僛、僮、假三種洞蠻，軍容甚為詫異，但見：

旗幟高標，槍刀官密布。松刀密布。鋒芒與日月爭輝；旗幟高標，顏色與雲霞竟燦。身穿甲冑，非銅非鐵非水犀，勁矢不入；跨下東西，或馬或牛或野獸，迅電難追，各跨一口鑲鐵刀，水斷蛟龍，陸割犀革，雲從神火煉千回，出自靈泉浸萬日。

劉超暗傳號令，將軍馬照左右前後，各分七百，雁翅般擺開，虛著中心，不相聯接，以便退走。自己卻帶領鐵甲二百掠陣。先是前軍的正先鋒搦戰。洞蠻見了大笑道：「只這兒個膀子，一頓拳腳都完事了，那裡用著兵器。」假營內有個叫做烏雲勃，臉如鍋底，眼若金鈴，赤鬚黃鬚，鋼牙血口，手執渾鐵槊，大吼一聲，縱馬出陣。這正先鋒，就是犯罪的小軍，如何抵敵得，死掙有十來合，被他一槊打於馬下。劉超亟揮左翼副先鋒出陣接戰，拌攪精神，大罵：「蠻奴，我來砍你腦袋。」其如氣力不敵，槍法散亂，被烏雲勃活捉了去。劉超即將手中號旗一揮，後軍與左軍先退。洞蠻衝殺過來，右翼的假先鋒揮兵接住，與烏雲勃交手。只兩合，即便奔逃。劉超在後且戰且走，被他追趕六十餘里。蠻人望見有第二隊應兵到了，方才收住。劉超計點部下時，只十來名鐵甲帶傷，其餘都是輕槍快馬，預先奔走，不曾折損半個。隨遵軍師密諭，將右翼的假先鋒一千軍馬，並付楚由基，自卻領兵尋岩谷便處埋伏去了。

次日，由基傳令，將軍馬分作三重，前部一千，後護一千，中營一千六百打著大將旗號。自帶著四百輕騎遊巡，按住不進。

假兵隊裡有個頭目，查倉鼻赤臉，魁首圓眼，兩鬚皆卷綠毛，叫做綠髮獅子，使一根狼牙棒，戲勇出群。昨日烏雲勃大勝，他就點了一千假手，直哨前來。由基見民不多，沒有個遽然詐敗的，且殺他一員蠻酋，賠償兩個假先鋒的性命，激惱了他的凶性，自然大隊都趕進山谷中來了。悄悄拈弓搭箭，颯的一聲，正中綠髮獅左頰，翻身落馬，眾軍亟救了去。早見洞蠻湧地而來，個個咬牙切齒，人人擦掌磨拳。這裡小軍裝的前將軍，一騎馬，一條槍，衝殺過去，遇著個蠻將，名喚阿育獲快，手舞大桿刀，只兩合，被他劈死。隨有中營小軍裝的主將，疾忙接戰，又是一個僛兵頭目，叫做奮力，挺著丈八蛇矛，驟馬交鋒。那小軍很命招架，不幾合，蛇矛早中因喉，死於馬下。

那三種洞蠻見連斬兩將，如疾風驟雨，卷殺過來。楚由基疾忙揮軍而走，有二三十里，回顧追兵已遠。早遇著瞿離兒人馬，打著軍師旗號，把個小軍扮作黃冠，張著紫蓋，有似軍師模樣，兩員假大將左右護侍。楚由基也遵軍師密諭，將殺剩的兩員將官，並兵馬二千，交與離兒。自己領著二千，也自埋伏去了。

離兒傳下軍師號令：「守住山口，只看紅旗揮，進軍搦戰，皂旗動，退兵奔走。」自領鐵騎一千，據定要害。卻說洞蠻雖然有勇無謀，也多奸狡，因昨日綠髮獅被害，今日就先和個小卒來探，回報兵馬甚多，只在山裡屯紮，不敢出向大路。那假營主將便約會僛人為第二隊，僛人為第三隊，僛人當先殺進山口，後面陸續接應，以防伏兵，總是沒有部伍的，如蜂擁蟻附，雜沓競進。離兒在望見，即令假大將領著小兵五百，向前迎敵。

假兵有一個小將，額上有個兩頭尖的疤，渾名三眼豹，是綠髮獅的兄弟，要為哥哥報仇，舞起竹節雙鞭，驟馬來戰。有四五百合，三眼豹使出凶威，飛起左手鋼鞭，劈頭打下。假將軍疾忙隔過，不防他右手鋼鞭，早已攔腰一掃，肋斷腰折，死於馬下。五百小卒爭先奔進山口，假軍隨後湧入，被離兒鐵騎截住，混戰半晌，直待軍馬退盡，然後保著保著假軍師，且戰且走。

假兵奮力追來，遙見紫蓋下有個道人，狼狽而逃。三眼豹飛趕向前，左首一將亟來邀戰，烏雲勃又趕去，右手一將變來接住。烏雲勃虛幌一槍，即縱騎趕到紫蓋下，大喝一聲，活擒下馬。

三眼豹打殺了兩員假將，一逕來取瞿離兒。離兒略戰三合，揮軍就走。轉過山腰，同著部下兵士們，卸甲棄馬，跑上山岩樹林中去了。卻剩下假將官一員，領著些殘兵敗卒，向前沒命的奔逃。早望見將軍俞如海，打著後軍旗號，結營在山坡下，都要撞入營內，一時沸亂起來。蠻兵乘勢撲殺，竟砍營寨。俞如海也便棄營退走，被他長驅追擊，直至城邊。王師亟叫開關時，已不及進城，兩分左右繞城南昌逃。烏雲勃等且不去追，驟馬入城圈，佔據門口。這裡假兵方進西關，城內地董將軍率領兵士竟出東門去了。

時天已晚，門狹人眾，直至黃錯，假兵才進完。眾頭目都到團圍，見白米堆著如山，好酒也有百來甕，牛肉馬肉，剩有五六百肘，叫號喜歡得不得了。有幾個假兵拿著五十多名小軍解來，說躲在人家屋內的。軍士跪告道：「我們是給他們打水做飯，叫做火頭工。他們走了，我們這幾個還不知道。」阿育獲快：「這好教他們做飯。」遂分給於各頭目，打水的，洗米的，燒火的，煮肉的，一齊動手，片刻辦了起來。大家職餓虎一般，啖個精光，只還不得飲。那飯內肉內菜內，總是臨時放的，吃得下肚，便渾身發起麻來，一個個頭肉重腳輕，且去睡覺。那吃酒的，只道是醉了，還說有這樣的好酒。五十個小軍分頭行事，將牧口都牽至城上，城門又上了大鎖，紫火內灌了硫磺礮，一城之內，各處放起火來，落得這些假兵，不知痛癢，頃刻火化金甌地送。呂軍師與董參軍正在山頂，看這火勢利害也。有詞為證：

金蛇亂掣，火馬橫飛。縱無紅孩兒三昧噴來，定有熒惑神一星拋去。十里之城，翻作火坑萬丈；一林之木，化為紅葉千叢。並不是參禪和尚，卻現出火裡金身；又豈有守節共姜，盡埋下灰中鐵骨。若比這赤壁鏖兵，還不剩一人一騎；有似乎阿房焦土，偶然留片瓦磚。直燒得千百家民舍總是劫灰，二萬個假兵盡成火種。

假兵共一萬八千，難道一個也走脫麼？中得藥毒輕，原有好些早醒的，獨是八面皆火，待走那裡去？倒比不得醉的，矩然無聲，倒還要受多少楊哩。

那僛人、僛人，原在後面，要搜殺敗兵，來得遲了。僛人離城二十多里，僛人離有四十里，便安下宮盤，卻也小心不暈，四面分兵巡警。俞如海、董燾、董翱三將，原奉軍師密令，看城中火起為號，逕來劫殺城外營寨。那僛人營內雖然睡覺，都是枕戈而臥，馬不卸鞍，人不卸甲，聞得炮聲大震，一劉殺出。

不知王師用的，者是火槍火銃，火弩火箭，只在對面左右，並非槍刀廝殺，洞蠻如何拒敵？只得向後倒退，自己踐踏已死若干。

那時劉超等三將，自詐敗之後，各在沿路山岩伏著等候。遙望見城內火起，又聽得炮響，離兒與山基便分左右，也用火器攻打僛營。營背後劉超，率軍吶喊，萬弩齊發。營之前面，卻無兵攻擊，僛人遂殺。喊得明白時，死傷已有大半，方得合兵一處，向舊路上拼命殺去。當不起火器利害，走一步，死一步。

到山口時，恰又有三隻猛虎，郭開山、賓鐵兒、曾彪，領三千鐵甲擋住，左右是劉超。離兒等夾擊，後面是董家二將追掩，饒你六辟三頭也脫不了虎穴龍窟。僛人內有名頭目叫做額敵剛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領部下，奮力衝突，單單是他出了山口，也有七八十騎人馬隨去。正走時，忽一大將縱馬輪刀，從暗中直取額敵剛。額敵剛著了急，翻身下馬，徒步而竄。這員大將，原來是阿蠻兒，伏在大路候個正著，殺得寸草不留，只額敵剛一人走脫。此呂師貞之上毒計，無異諸侯武侯火燒藤甲軍也。

還有神道威靈，一將雲中刀一劈；人心向應，雙旌風際字雙飛。

下回演來便見。